

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理念及其主要话语

焦国成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教育是由“师”来实施的。“师”在中国较早的时代是一种泛称,而不像今天是一种专称。传统教育把做事教育和道德教育融为一体,以“育善”为基本伦理理念。传统教育对于政治人才的教育最为重视,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圣贤教育”模式。培养有德行、具才干、明规矩、习武艺、谙韵律、有知识、懂数理、美仪态、善辞令的政治精英,是这种精英教育的最终目标。长期的教育实践积淀了丰富的教育伦理话语,礼敬先圣先师、尊师重道、温故知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是其最主要的几个话语。重温和反思传统教育伦理、圣贤教育模式和教育伦理的主要话语,对于纠正现代教育的某些偏弊,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教育伦理;圣贤教育;话语

中图分类号:G40-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1-0033-07

The Ethical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Its Primary Discourses

JIAO Guoc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eacher”. In earlier times, “teacher” in China is a general term, unlike today, it is a kind of special term. Taking “cultivating the good” as the basic ethical concept,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s ability cultivation with moral cultivatio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political talents, forming a complete set of “sage education” mode. Cultivating political elites with virtues, talents, rules, martial arts, rhythm, knowledge, mathematics, beauty, and good rhetoric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elite education. Long-term educational practice accumulates such rich educational ethical contents as respecting for the previous saints and masters, respecting teachers, studying the past and learn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advocating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ceive education,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etc., which are most important discourses. Reviewing and rethinking the primary discourse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ethics, sage education pattern and education eth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ing some disadvantages of modern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ethics; sage education; discourses

教育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性质、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先秦时代,教育不仅仅是专门从事教育的师者之事,也是各行各业长者之事。在当今时代,由于职业分工的细化,教育

收稿日期:2018-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编号:12&ZD09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编号:11JJD720009)

作者简介:焦国成(1957-),男,河北元氏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伦理学原理。

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为“教育工作者”所专有。重温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的基本理念,深刻反思传统教育伦理的话语,对于纠正当代“课程化”、“知识化”教育的偏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传统教育的基本伦理理念

教育是由被称之为“师”的一类人推动的事业。凡“师”之所应作、所当为,决定了教育的基本伦理理念。且看中国古代典籍中两条关于“师”的经典界定: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昌黎全集·杂著二·师说》)

第一则材料中所说的“师”是周代的一个官职,与“保”、“傅”相并列,但它与后世作为教育者专称的“师”有很大重合。从上述两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师”的使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教授从事某项事业的知识和技艺,即《礼记》所说的“教之以事”和《师说》所说的“受(授)业”;其二,传授和晓喻道德,即《礼记》所说的“喻诸德”和《师说》所说的“传道”。至于所谓“解惑”,当然是指知识、技艺的解惑和道德的解惑,因此不能单列为一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的这两项使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师所传的道德是与其所授某项事业的知识和技艺所需要的道德,而非空泛的大道理。道德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事业。教为仕者要传士德,教为医者要传医德,各行各业,概莫能外。每一种传统行业或事业,都有其传统技艺,同时也有其传统的规矩和道德要求。为“师”者的使命,不仅在于传授和训练其所在行业或事业的知识和技艺,还在于传授和训练与此行业或事业相配的道德。如果某“师”之徒知识不博,技艺不精,不遵此行之规,不具此业之德,那必是“为师之过”。

“事”或“业”得以立,“道”或“德”所以行,源于人对好生活的向往。生活的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好,而各行各业的好又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师徒之间好的传承。社会有百业,百业有百师。因此,“师”这个概念,在古代是泛称,而不像今天是专称,指的是在道德、学问、技艺上有一定特长并且可以对人提供指导的人。“大师”、“国师”、“乡师”、“工师”、“乐师”、“舞师”、“经师”、“法师”、“医师”、“药师”、“禅师”等名称,展示了百业皆有其师,百业各有其传承,各有其教育。

教育是“好人才”的培育,好人才的培育离不开善知识、善技艺加之善规矩的教导和训练。百事百业之教育虽殊,然育善一也。这正是传统教育的基本伦理理念。“善”这个语词,在汉语中有二十多种用法,主要意思有十:一是指人或者事物在品质上的善良和优越;二是指事情的好或美好;三是指态度上的喜好、赞许、珍视、爱惜和羡慕;四是指技能上的擅长和高超;五是指人际交往上的熟悉、亲善和友好;六是指行为、风俗上的改善;七是指事务上的修治和很好地处理;八是指美食,特别是正式宴席上的膳食;九是指数量上、程度上的多和大;十是指未来势头上的吉祥。^①归结起来,这十个意思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与物的品质、事的状态以及人的技能相关的“好”;二是与人际交往关系和人的德行相关的“善”。“善”语词的这两大基本义涵,与传统文化中所规定的“师”之所当为恰好相应。

所谓“育善”,一方面是事业所需的善知识、善技艺即可靠而优良的知识及技艺的教导、培育和训练,另一方面是从事该事业所必须的善规矩、善德行的教导、培育和训练。没有优良的知识 and 技艺,不可以为师。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主要是从知识和技艺的角度说的。学习和传承前人积累的已有好知识、好技艺,把它掌握得十分娴熟,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的领悟,进行新的知识和技能创造和提高,才能把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没有从事该事业所必须的善的职业规矩、善的人际交往关系和善的职业德行,亦不可以为师。荀子所谓“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就是从规矩和德行上说的。所谓“礼”,乃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规矩或规范的统称。所谓“正礼”,就是把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规矩订立得恰当、合适和没有弊端。有了优良的规矩和规范,才会有正身养德的标准。所谓“以身为正仪”,就是为师者在德行方面要给徒弟以身示范,要求徒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所谓“贵自安”,就是为师者在执业做事中以遵行规矩为安,使身之行与心之德完善一致,而不仅仅是做样子给人看。这是上品之师应具

^① 参见焦国成《“善”语词考源》,《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2期。

的德操。

好生活涉及百事百业,故而百事百业皆需教育,因此,教育不是一个行业或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各行各业都能“育善”,不仅可以创造生活所必需的优良产品和服务,而且可以建构优良而稳定行业秩序,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历代杰出的政治家和统治者无不最重教育。

周代文献《尚书·泰誓》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意思是说,上天佑助天下人民,为人民设立君主和师长,惟望能够辅助上帝,爱护和安定天下。这里把君与师相并列,可以看出对教育的极端重视。《礼记·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更是把教育作为政治的首要之事。

教育得以极端重视,故而“师”必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在周初,作为太子老师的“三公”即“太保”召公、“太傅”周公、“太师”太公,其地位仅次于周天子。“三公”副职“少师”、“少傅”和“少保”(合称“三少”)均为上大夫,地位亦甚显贵。秦汉以后,君主则专为太子另设师、傅、保的正副官职。保傅之官地位显贵,特别是“三公”,官居极品,位在丞相之上。自周代以后,“三公”一直是朝廷中最尊显的官职。东汉尊称师、傅为“上公”。《唐六典》载:“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然周、汉已来,代存其任。”即使在行政部门中,主管教育的官员也具有高显的地位。在秦代,掌宗庙礼仪及文化教育的“奉常”为九卿^①之首。汉承秦制,依然以掌宗庙礼仪及文化教育的“太常”为九卿^②之首。

二、政治精英的“圣贤教育”模式

在百事百业之中,社会政治自然最为重要。如果说一般事业的教育是“育善”的话,那么政治这一事业的教育则是“育善中之善”,因此,政治精英的教育也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被视为传统教育的代表和范型。

在先孔子时代,政治精英的培养是“学在官府”,其对象就是太子及其他贵族子弟。在后孔子时代,教育分疏在民间。汉后察举制度及科举制度的实行,使民间教育也有了培养政治精英的机会。不论学府主持的教育还是民间自办的教育,在培养政治精英的模式上,都坚持了“圣贤教育”的模式。

在政治精英教育中,当然以未来天子、君王的培养最为要紧。因此,培养未来天子或君王的教育设计可以说是传统教育的顶层设计。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儒家文化则奠基周代礼乐文化,而周代文化又主要是由周公创制的。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还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两条材料足以说明儒家所倡导的思想文化与周代文化的密切关系。那么,由周公主导的对于周成王的教育毋庸置疑地就是传统政治精英教育的范式。

关于周公策划和实施的针对周成王的教育设计,见于以下几则材料:

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礼记·文王世子》)

这则材料是说:成王年幼,不能即天子位,由周公辅助,代行天子职权。周公把关于太子的一套规矩搬了出来,要求自己的儿子伯禽在陪伴成王时首先做到,目的就是要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之道。成王如果有违规矩,周公就痛打伯禽,目的就是使成王在边上看着以吸取教训,懂得如何做个合格的太子。年幼的成王作为未来的君王,有其不容侵犯的尊严。成王有过,让伴读伯禽挨揍,周公可谓用心良苦。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悖,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

① 秦九卿为奉常、郎中令、卫尉、宗正、太仆、廷尉、典客、理粟内史、少府。

② 汉九卿为太常、光禄勋(即秦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即秦典客)、宗正、大司农(即秦理粟内史)、少府。

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礼记·文王世子》)

这则材料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国君在教育太子时,必定要用礼乐。乐,可以陶冶内在的精神和心性;礼,可以端正言行,美化外表。礼乐互相渗透于心,表现于外,故而能使太子顺利成长,养成恭敬的外貌而又有温文尔雅的气质。设立太傅、少傅来培养太子,目的是要让他知道父子、君臣相处之道。太傅的责任是把父子、君臣相处之道讲说明白并亲身示范,少傅的责任是侍奉太子,并把太傅讲解示范的深层意义给太子仔细分析,讲说明白并使之领会。在內有太保、少保,出门则有太师、少师。傅、师、保时刻不离左右,他们所教所做太子都能够理解明白,这样太子的美德也就容易培养成功。师的责任,是把古人的行事之道和方式方法教导太子,并分析其善恶得失,使太子懂得有德之君的做事待人之道。保的责任,是谨言慎行,以身作则,使太子收拾性情而归诸正道。这里还引用古《记》上的话:虞夏商周四代,都有师、保、疑、承作为太子的辅佐。可见这样的教育是自虞以来的传统。这则材料还特别强调了选择傅、保、师的高标准。设立四辅及三公之官,不一定全套都设,有合适的人选则设,否则就不设,宁缺勿滥。这里所谓合适的人,即是指能力、德行和经验必须是上上之选,否则便不能担任太子的傅、保、师。在古人看来,太子的道德太重要了,只有太子的道德养成了,负责教育太子的傅、师、保才会被尊重;负责教育太子的傅、师、保受太子的尊重,百官才会正直;百官正直,国家才会大治。在国家治理中,太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终究有朝一日会成为真正的君王。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也。”(《新书·保傅》)

“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新书·保傅》)

这两段话出自汉代贾谊。这里主要讲了太子教育的三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其一,体育、德育和智育全面发展的教育设计。太保和少保主要负责太子身体保育方面,太傅和少傅负责太子道德培养方面,太师和少师负责太子做事之道、知识教育方面。这三个方面有分工有合作,全面地教导和培养太子。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德育和智育的排序,体育为先,德育次之,智育又次之。这样一个排序,遵循了儿童成长规律。强健的体魄是成为好君王的前提,美好的德行是成为好君王的根本,非凡智慧、远见卓识及高超道术是成为好君王的保障。其二,优良教育环境的设计。后一则材料特别强调,保、傅、师均由德高望重的真正君子担任,太子周围都是正人,听到的都是正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仿学练习的都是正道正行,故而成就正德也就是必然的了。其三,尊严施教者的设计。太保、太傅和太师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而作为太傅的周公更是代践天子之位的人物,其尊严不言而喻。即使太保、太傅、太师的副手少保、少傅和少师也都居上大夫之位。太保、太傅、太师和少保、少傅和少师不唯道德高妙,行止端正,智慧超群,而且位高权重。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无与伦比的师道尊严。贵为太子,也只有唯命是听的份。史书称,有周公、太公和召公的“导之道”、“辅之善”、“拂之过”,才造就了周成王“扬文武之功,奉答天命,和抚万民”和“举无过事”圣明君主。

自周以降,历朝历代的太子教育都是最高端的教育,其目的都是要把太子培养成一个圣人,从而能够胜任君临天下的重任。然而,拥有极端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太子们并非都能行走在通向圣人的道路上,骄奢淫逸、自甘堕落的大有人在。不论他们是否学到圣人之道,在其即位之后都会被尊称为“圣上”。

次于太子教育的是“国子”教育。《周礼·地官·师氏》云:“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汉书·礼乐志》云:“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可见国子教育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官二代”的教育。先秦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官二代”大多是要承继祖荫而上位的。他们作为卿大夫之家的家主和天子的未来之臣,亦需得到良好的教育。

关于国子的教育,亦有几则重要的史料:

师氏掌以嫀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

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且蹕，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周礼·地官·师氏》）

这则材料是“师氏”这个官职所负责的对国子的德行教育和做事教育。其一，对国子进行“三德”、“三行”的教育。“三德”为“至德”、“敏德”和“孝德”。“三行”为“孝行”、“友行”和“顺行”。注云：“德行，内行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也就是说，德、行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都属于美德的范畴，只不过德是从心上见，行是从身上见。“至德”指的是中和之德，内心能中正不偏，能宽裕容物。“敏德”语出《尚书·康诰》“丕则敏德，用康乃心”，《周礼》注曰“敏德，仁义顺时者也”，盖指思想奋勉而不怠惰，发仁义之心，因时而行博爱正义之举。“孝德”指的是内心恭敬先祖、尊严父母。具备“三德”，就能以中和正直之心行道，以顺时奋勉做事，以敬顺亲爱之心事奉先祖和父母。孝行、友行、顺行三者，指的是行为上的三个方面的规范，即如何侍奉父母，如何与贤良之人交友相处，如何与师长相处。其二，对国子进行如何按照礼法做好政治事务和日常事务方面的教育。这些事务包括祭祀、接待来访宾客（涉及外交）、会同、丧葬和征伐等等。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礼、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闾。（《周礼·地官·保氏》）

这则材料讲的是“保氏”这个官职所负责的对国子的技艺教育和仪表仪容教育。技艺教育是关于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礼教是关于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和仪节的教育，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在内的教育；乐教是与礼教相配合的包括对五音之学的理解和弹奏乐器技能的教育；射和御的教育即与军事和狩猎活动相关的如何射箭和驾御车马的技能教育和训练；书的教育即识字和书写之法的教育；数的教育即与计算相关的理数、气数变化规律的教育。仪容仪表方面的教育，是指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情况下，如在祭祀之时、出使为宾客之时、处朝堂之时、丧葬之时、征伐战斗之时和驾乘车马之时如何保持恰当的仪容仪表。这方面的教育，就是要国子养成上流社会成员所应具有的精神风貌和气质。

此外，《礼记·文王世子》还记载了为世子和学士们设置的因时学习的功课。春季学武舞，秋冬学文舞，春季诵读诗章，夏季练习曲谱，秋学礼，冬读《书经》等等。凡开学必向先圣先师行释奠礼。凡郊学结业必有考评，择德行技艺优良者或提升等级或提拔录用。

总之，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是一种全面的精英教育。把贵族子弟培养成有德行、具才干、明规矩、习武艺、谙韵律、有知识、懂数理、美仪态、善辞令的政治精英，是这种教育的最终目的。这样的教育后来被儒家改良和提炼，并称之为培养“大人”的“大学之道”。其教学的宗旨、目标和次第被浓缩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学而优则仕”也成为受精英教育者的共同追求。

三、传统教育伦理的主要话语

在数千年漫长的教育实践中，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话语，而这套话语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传统的教育伦理观念。温习这套话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理念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我们纠正当代教育的某些偏弊。

让我们检索并考察一下传统教育的主要话语：

礼敬先圣先师 《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由此可见，礼敬先师是自古以来的教育伦理传统。《礼记·王制》对释奠礼也有记述。所谓“释奠”，就是设置酒食对于先圣先师的奠祭之礼。

文化总是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前进的。后学的文化成就无不得益于前人的文化创造。历史上某些做出杰出文化贡献的先人，其成就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而赢得了后人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和敬佩，被尊为“先圣”、“先师”。没有他们的文化贡献和指引，后人可能还要摸索更长的时期。后人从先圣先师的

文化创造中获得了益处,故而应当对他们抱有感恩礼敬之心。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道理。“礼敬先圣先师”一语,是先人与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它是学子对于先圣先师感恩之情的表达,也是养成学子感恩之心和淳厚德性的必要形式。

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传统总是不断延续的。活着的今人将来也会成为未来人的先人。先人的所作所为作为一种传统流传给了今天,今人的所作所为也将会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去。今人尊重先人或不尊重先人,要是持续不断做下去的话,都将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因此,尊重先圣先师也是尊重我们自己。

遗憾的是,当今中国学人似乎有很多已经读不懂“礼敬先圣先师”这一话语了。这当然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近代以来,西潮东卷,崇洋者丧失文化自信,主推全盘西化,以捣毁“孔家店”为事。文革十年,红卫兵狂悖乖谬,以诋毁先圣先贤、砸烂历史文物为荣。百年来文化传统的断裂,致使今天的学人不知“礼敬先圣先贤”为何物。

尊师重道 荀子说:“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还说:“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荀子·大略》)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在荀子和韩愈看来,师是正道、正法、正知的传承者和教授者,师之所以应当得到尊重,根本的原因是其身上所承载着正道、正法和正知。

“尊师重道”一语,包含着对于历史的尊重,或者说包含着对先人文化创造的尊重,对具有前后师承的正道、正法、正知的尊重。传统道德、法度和知识既然能够传承下来,那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历史的检验,获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认同。有些人不重师法而好自用,喜欢独立的创造,这种创新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离开历史文化基础的所谓创造,恰恰有可能是先人实验过、提出过而后又抛弃过的东西。任何一个新奇的创造,都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知道它是否真有价值。今人背离传统的一个新创造即使有价值,也不足以完全否定历史传承下来的旧东西的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今人新创造的价值不应被未来人更新的创造的价值所否定,还因为作为历史传承的先人所提出的道德、法度和知识具有文化源泉、文化底蕴和文化环境的价值。凡是在这个具有悠久传承的文化海洋中沐浴过的人,自然就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文化的品位和气质,并从中得到启发。因此,即使前人传承下来的道德、法度和知识中具有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的谬误,也不足以构成反对尊师重道的理由。

“尊师重道”一语,是培养学子恭敬心、端正学习态度的要诀。一个对于师法没有敬重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师法真传的。抱着轻蔑的态度、挑剔的心理和散漫的精神状态去学习,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

“尊师重道”一语,还包含着教育者协调彼此之间关系、破除文人相轻劣根性的方法。被教育者应当尊师重道,教育者也同样应当尊师重道。师亦有师。一个作为师的人对己之师不尊重,也没有资格要求弟子对自己尊重。一个为师者对己之师尊重,当然也应当允许另一个师对己之师尊重。尊人而后人才能尊己,尊人之师而后人才能尊己之师;尊己之师且尊人之师,而后师与师之间才能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恰恰正好合于传统之道的内在精神。尊师而尊师之师,尊师之师而尊师之师之师,上溯再上溯而必达尊先圣先师。先圣先师是传道者,故而尊师即是重道。

温故知新 《论语·为政》所载孔子“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语,是这一话语的出处。如前所述,在孔子那里,此语主要是从为师者必备的素质上讲的,主要与知识和技艺相关。

“温故知新”作为一个教育伦理话语,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除上述含义之外,这一话语还有三层深义:其一,珍视故旧以厚德。“温故”二字,包含着孔子对先人文化成果的珍视和尊重,要求为师者要不断地温习,力求全面、准确、深入、娴熟地把握前人传承下来的一切文化成果,不因其故旧而轻视。此语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不重视和尊重历史文化的人,不配成为师。其二,知新以适时。讲“礼敬先圣先师”,讲“尊师重道”,容易产生因敬畏权威、敬畏师长而萎靡独立意识、消磨进取之心的弊端。孔子被孟子誉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可见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温故而知新”一语表明了他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更不希望为师者搞一种复古主义的教育。他并不希望人们因敬畏权威而抱残守缺、无所作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为师者应该率先为学子作出表率,去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

题,提出新知识。此语还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与时代脱节、以复古为事、开历史倒车的人,也不配成为师。其三,知新之正道。“温故而知新”一语中包含着一个学术创新的原理:“温故”而后“知新”,“知新”必先“温故”。新的文化创造是不能离开旧的文化积淀的。舍弃了“温故”的创新,欠缺了创新的基础和参照,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此语还透露了第三个信息:舍弃了“温故”的所谓知新,脱离了文化发展的大道;这样的创新越多,知识垃圾也就越多。

有教无类 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对此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不因人之贫富、贵贱、智愚、美丑、贤不肖的种类差别而将之排斥在教育之外。另一种是说,有了教育,就可以消除人之贫富、贵贱、智愚、美丑、贤不肖的种类差别。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集解》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此为第一种解释的代表。引《集注》:“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恶矣。”此为第二种解释的代表。其实,这两种解释,虽然一从接受教育对象上说,一从教育结果上说,但都可谓符合孔子的教育思想。相较而言,第一种解释更符合“有教无类”的原意。正因为孔子认为人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故而人人可教。既然人人可教,所以孔子收取门徒也不分种类,没有偏见。这一点可以从《荀子》书中得到佐证。《荀子·法行》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栗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子贡所说的孔子对来求教者“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正是“有教无类”的正解。

“有教无类”一语所包含的伦理意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欲来者不拒”,意味着孔子这个开门授徒的教育者不因求教者贫贱、愚笨、顽劣而嫌弃。这体现着孔子可贵的平民教育理想,它打破了官府办学只收贵族子弟的教育霸权。另一方面,“欲去者不止”,意味着孔子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由意志,想离开的决不阻止。这两个方面规定了受教育者“入门”和“出门”最大的自由权利。

因材施教 此语是对孔子教育方法的概括。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①孔子之门徒人杂,各色人等均有。孔子常常根据不同弟子的性格、资质、兴趣、能力而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在《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因材施教”和“随时指点”的教育案例。对于弟子所问的相同问题,孔子常常给予不同的回答。对于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景下所问的相同问题,孔子也常常给予不同的回答。因弟子个人之才不同而给予个性化的教育,使所有人都能够有所成就,是“因材施教”的基本含义。

“因材施教”作为教育伦理话语,包含着教育以学子为本的教育观念。如果说“尊师重道”一语侧重于确保施教者尊严和所授知识权威性的话,那么“因材施教”一语则侧重于对学子个性和材质的重视。教育是成就人才的事业,因此教育者应该以学子为本,围绕着受教育者转,而非相反。要做到因材施教,不仅要了解受教育者的个性和材质,还必须对于学子的父母般的关心和深爱。这个教育原则虽然在当代以课堂教育为主的学校贯彻起来有诸多的困难,但在古代的书院教育中却是切实实行了的。

值得指出的是,就整个教育的优越性而言,传统教育与今天的全民教育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被打破了,教育逐渐走向民间,私塾变得越来越普遍,但传统教育的根本性质却没有改变。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但仍然是有权者和有产者才能享受的权利。对于终日为温饱、生存奔忙的下层劳苦大众来说,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我们在从传统贵族精英教育中吸取精华的同时,不可忘记了对它历史局限性进行批判性分析。

(责任编辑:余小江)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2页。